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雙燈記 第二回 聞凶信氣死孫母 置靈薄龍氏剪髮

姻緣由來定生前，月老久矣赤繩牽。只因嫌貧愛富貴，竟敢昧心違上天。

話表孫宅鄰舍劉保家貧，以賣豆腐為生。這日肩擔豆腐從縣衙前經過，看見衙前人山人海，心中納悶。訪問飯鋪，鋪伙張三說：「是東門外賣水的孫繼高，被他岳父送在當官，說是酒後無德，殺死丫鬟。」劉保聞言，心中疑惑：

「孫二叔素日無此脾氣。待我看看去。」將豆腐擔放下，口稱：「張三哥看一會挑子，我去衙中望一望。」張三說：「快回來才好呢。」劉保回答：「曉得。」忙忙走進縣衙，正遇見孫繼高下堂，身帶刑具，禁卒背著進了監牢。心中暗想：「真有此事！孫太太並大孀未必知此事。我不免給他家送一個信，令他婆媳設法搭救孫二叔，才是正理。」想罷，出了縣衙，擔起豆腐挑，慌慌張張竟奔東門外。

〔劉保來至〕孫宅門首，用手將門連拍了幾下，叫道：「愛姐，快開門來！」老夫人婆媳三人正在草堂閒話，忽聽叩門之聲，說：「愛姐你出去看一看，是誰叩門？」愛姐說：「多半是俺爹爹從京回來咧！」遂走出草堂，來到大門裡，從門縫望外一看，問道：「外邊不是劉保哥哥麼，作什麼來了？拍門拍的這麼緊！」劉保說：「你快開門，有話向太太說。」愛姐把門開放，劉保問道：「太太在那裡？」愛姐說：「現在草堂。」劉保隨愛姐進了草堂，老夫人問道：「劉保有何事？叩門甚緊。」劉保口尊：「太太，我來報信。適才我在大街賣豆腐，走在縣衙，見俺孫二叔身帶刑具，腿上血淋淋的。禁卒背著二叔從我面前過去，進了監牢。我已訪問，原來是趙明嫌貧愛富，誣賴俺二叔酒醉行兇，殺死丫鬟，賄送到官，問成死罪。我急忙跑回來給太太送個信，好設法搭救俺二叔。」老夫人問道：「此話當真？」劉保說：「小人焉敢撒謊？」老夫人聞言，不由的撲簌簌落下淚來，只氣的渾身亂抖。劉保送完此信，先自賣豆腐去了。老夫人年紀高邁，哭一回罵一回，猛然痰涎上壅，堵住咽喉，一蹶跌倒在地。龍氏、愛姐連忙上前，抱住老夫人，一個叫：「母親醒來！」一個叫：「祖母醒來！」連叫數聲，並不哼聲，工夫不大，見老夫人面如青葉，直挺挺渾身冰涼。龍氏一見婆母故去，不由的母女痛哭起來。

哭夠多時，愛姐止淚說道：「娘呀，歇歇罷。我奶奶既死，哭也無益。咱先給俺奶奶買靈薄才是。難道哭會子，俺奶奶就活了不成？」龍氏說：「趙明賊給咱五兩銀子，換了錢鈔，給你二叔置買襯衣並鞋襪，餘剩之錢每日用度，又還街坊鄰舍之欠。至今家中分文未有，咱母女落到這步田地，有何人借給咱錢鈔？小孩子家焉知道世態炎涼？再說咱家裡一根秫秸、一披麻也沒有，教為娘如何辦法？」愛姐說：「俺奶奶前日所留的一捆秫秸，要夾籬笆的，何不先做靈薄呢？再將院內的破磚頭搬些個進來，架起靈薄。我去尋點麻經錢串，把靈薄攏住就得了麼。」龍氏聞兒言有理，自己搬運磚頭，愛姐去尋麻經錢串。不多時將麻經錢串尋找了來，攏好了秫秸的靈薄，將磚頭壘起兩個台子，將靈薄鋪放停妥，將老夫人的屍身搭在上邊。愛姐說：「娘呀，俺奶奶還得蒙臉紙，也得買幾張紙錢燒一燒哇。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你所言的這些事非錢不行，咱家那來的錢去買去？」愛姐說：「這也沒有，那也沒有。這心裡怎麼忍的過去？」龍氏聞說，半刻無言，「咳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愛姐你去將錢婆喚來。」愛姐說：「遵命。」走出大門去了。

龍氏打發愛姐去後，遂將青絲髮打開，用剪子將頭髮剪下一縷。只見錢婆走進門來問道：「大孀呀，老奶奶怎麼死的？又沒聽說有災病？」龍氏說：「家中寒苦，二叔在大街賣水，你是知道的。不料被他岳父遇見，假意請到他家裡代書。這趙明賊殺死使女，誣俺二叔酒醉行兇，送到當官，屈打成招，問成死罪，下在南牢。劉保送信，我母親生氣死。咳，連噙口錢、蒙臉紙並紙錢都沒有。喚你來非有別的事，我方才剪下一縷頭髮，煩你拿在長街，代賣幾百錢文，好買紙張一切。」錢婆連聲答應，接過頭髮，出了街門。

錢婆心中想道：「前日王府上小姐托我買頭髮，我何不往那裡去賣？」想罷走進東門。不大工夫來至王府門首。看見家人王興，說：「給我看著狗。」王興說：「狗不咬人，只管進去。」錢婆進了大門，拐彎抹角來至繡樓之下。見丫鬟喜梅正欲上樓，遂煩喜梅領著上樓。見了王小姐，將頭髮遞過去。小姐接過一看，見頭髮又黑又亮，足有三尺多長，小姐便問：「這是誰家的？這樣好頭髮拿來賣。」錢婆說：「若提起這頭髮的緣由，是小孩沒娘，說話就長了。」遂將孫宅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王小姐聽罷錢婆一席話，說道：「他家為官一場，誰想如今貧的這樣苦楚。這頭髮值錢有限，我給他大錢三百文罷。」錢婆說：「這是姑娘的美意。」小姐遂拿了三百大錢，遞與錢婆。錢婆接錢，往樓下就走。小姐說：「你且停步。」錢婆說：「小姐還有甚事吩咐？」小姐說：「我給你五十文錢作為腳步錢，你不可打人家的拐。」錢婆笑說：「姑娘說那裡話來，把我看的不是人了。人家死喪在地，賣頭髮我再打拐，我可連豬狗都不如了。」言罷下了繡樓，出了大門，來至街心。心中暗想：「適才王小姐不教我打拐，我終日忙忙給人家買賣物件，說大賣小，若不打拐，我就得喝風倒沫。不成今日少賺點罷。」遂把錢摸下五十文，揣在懷內，一直出了東門，來至孫宅。走進草堂，把二百五十文錢交給龍氏，又將王小姐的美意表出。龍氏稱贊不已。說：「我給你五十文錢，作為謝你，餘下這二百錢煩你再去給俺打點油，稱些面，買些錢紙。」錢婆說：「使的。」接過錢出了大門，來至街市。買辦停當，拿回交於龍氏，佯倘去了。

龍氏立刻做了兩碗供湯，用火點著錢紙，母女二人雙膝跪倒，悲悲切切哭起來了。愛姐止悲，見他娘過於哀慟，勸道：「娘呀，天已晚了。歇歇再哭罷。」龍氏止住悲聲，把打狗餅放在婆母衣袖內。把一文錢放在婆母口內，將蒙臉紙蒙在婆母臉上。收拾已畢，坐在一旁，只是怔呵呵發愣。愛姐說：「娘呀，天不早了，咱在哪裡睡哇？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你二叔在南牢受罪，你爹爹上京趕考未回。咱家內一個男人沒有，你到廚房把柴禾抱些來，攤在這當門，咱就與你奶奶守靈罷。」愛姐說：「我這心裡就是害怕呢。」龍氏說：「千萬休說害怕，說害怕就為不孝了。」愛姐只得得到廚房抱了一抱柴禾，放在靈薄一旁。龍氏用手鋪好，命愛姐躺在柴禾上安睡。愛姐害怕又不敢哭。不多一時，愛姐睡熟。龍氏獨坐燈前，思前想後，想起丈夫上京趕考，三年有餘，並無音信來家；二叔現在南監受罪，監中又無銀錢打墊；家中停靈在堂，無錢買辦棺木，天氣又熱，又恐怕壞了屍首。想到這裡，不由的大放悲聲。按下不表。